

思濂庐文学论稿选

吴淮生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伟大战士	
——纪念席勒诞生二百周年	001
从宁夏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诗	
——评长诗《沙原牧歌》	003
沃土春风诗花美	008
学习札记:努力提高艺术感染力	011
生活之树常绿	
——陈所巨和他的诗	015
白杨树怎样才能挺拔	
——读柳风的诗	021
塞上春风第一枝	
——读一组散文	024
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上海市文史馆书画展览》观后	027
充溢青春气息的诗	
——读罗飞的《两代人》与《回声》	029
诗,是属于青年人的	
——在青年诗作者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032

黄土之恋与拥抱时代的同向轨迹

——论秦克温的诗	037
宁夏近十年文学评略	049
文学对话录	063
宁夏当代文学评论概况	069
织出女性的温馨	
——《织趣》赏析	085
毛泽东诗词是他的文艺思想的艺术实践	089
十步之内 必有芳草	
——读许乐江的散文	095
多种艺术方法建构的海之恋歌	
——读贾长厚诗集《海恋》	101
丁朝君的《女人系列》	104
谈电影《老人与狗》和《黑炮事件》	
——在张贤亮电影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109
关于中华诗词的几个问题	111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读马东震《寸心集》	117
我看《宫雪花现象》	126
清丽高雅的精品	
——读中外朗诵诗精选《诗海扬帆》	129
《意识荒草》读后	132
充溢真情的文化散文	
——小评《反哺集》	135
腥风血雨的唐宫秘史	
——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漫评	138
《粉红漆》漫析	142

如诗似画的美文

——杨朔《秋风萧瑟》赏析147

读《湖海诗情录》149

娱乐性和社会认知意义相结合

——读溪桥长篇小说《跳出陷阱》153

新锐的审美视角与编辑的风范

——读哈若蕙《一片冰心》156

全球化进程的艺术文本162

时代的映像和独立的艺术品格

——读《艾特自选集——蔡厚示新诗选》167

诗的艺术与知识性的融合

——简评叶元章先生《静观流叶》174

元朝散曲与精神文化

——读《透视元代文人精神文化》177

新边塞诗词之辉煌记录

——读《中华诗词文库·宁夏诗词卷》中的现当代作品183

以独特的形式彰显人性的光辉

——简评查舜长篇小说《局》191

纤笔下绽放的美丽之花

——闫云霞的散曲漫评196

纯棉之什202

艺术的再创造

——评电视文学剧本《宋家祠堂》205

女性外史的综合文本

——漫议《朔方》2013年第5期的小说208

一部中外诗史性的学术著作

——评《解读诗词大家》212

人文关怀的艺术书写	
——《霁月清风集》读后	220
黄钟大吕铸新诗	
——读《李增林诗选》	225
商籁体:欧洲的格律诗	230
后 记	233

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伟大战士

——纪念席勒诞生二百周年

18世纪德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弗利德利希·席勒(1759—1805)到今年(1959年)11月,诞生已经整整200周年了。

席勒是德国民族文学创始人之一,他和歌德都是继莱辛之后的德国启蒙运动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在他二十八年的创作生活中,给德国和世界留下了十几部辉煌的剧作和许多不朽的诗篇。席勒同时还是一个反抗封建专制、反抗强暴、为争取自由和德意志统一的英勇的斗士。他把战斗任务和自己的文学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创作过程就是他的战斗过程;恩格斯曾称他的戏剧《阴谋与爱情》是“第一部德国政治倾向戏剧”。

18世纪的德国还是处于愚昧黑暗分崩离析的中世纪封建割据状态,全国分裂为三百多个封建小邦,德意志人民生活黑暗和痛苦中。少年时代的席勒生活也是极其不幸的。他被迫进入制造奴仆的士官学校里学习。就在这样的学校里,席勒接触了卢梭、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这时他开始了第一部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伟大戏剧《强盗》的创作。

《强盗》是一部充满抗暴精神的作品。席勒在它的扉页上写下了古代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忒斯的名句:“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这表现了诗人反抗封建制度的抗暴的思想。剧中年轻的主人公卡尔是一个对封建阶级和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反抗的英雄。由于这本剧的鲜明的反抗性,在出版和上演之后简直轰动了整个德国的文坛和剧院。

在《强盗》获得广大声誉的同时,席勒遭到了统治阶段的迫害,

他流浪了十一年。

在流浪的岁月里,席勒并没有停止他对封建制度的攻击。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系列的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阴谋与爱情》。《阴谋与爱情》描写了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这部作品是一个沉痛的控诉,它强烈地谴责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它给人类纯真爱情带来的残害。

席勒热烈地向往着德意志祖国的统一。在18世纪最后的年代(1799年),他写出了以德国30年战争为背景的伟大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剧中体现了德意志人民争取实现民族统一的要求,华伦斯坦是一个具有统一祖国的愿望和意志的英雄,他的悲剧正是德国陷于长期分裂的社会悲剧的历史性的反映。

在席勒创作生活的最后几年中,他的作品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达到了高峰。《威廉·退尔》剧中的威廉·退尔出身于猎户,是一个人民的儿子,他领导人民进行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

除了戏剧之外,作为一个民族诗人的席勒,还写下了许多璀璨的诗篇。他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哲理诗和歌谣体诗。在这些诗篇里,同样表现了诗人对劳动、对和平生活的热情颂赞,以及对自由和未来的无限向往。

但是,和任何一个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制约,总有其局限性。席勒在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上便陷入了唯心主义。席勒世界观中的这些矛盾,正是当时德国社会中多种矛盾的反映。席勒死后不久,他的作品在反对拿破仑侵略战争中,对德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今天,诗人所向往的和平自由的美好理想,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现在,我们来纪念席勒——这位伟大的爱国战士和诗人诞生二百周年,就更有现实的意义。

(原载《宁夏日报》1959年11月)

从宁夏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诗

——评长诗《沙原牧歌》

漫天黄沙，遍地狼烟，地主恶霸凶如虎狼，穷人弟兄苦难无边——当我们翻开朱红兵同志的长诗《沙原牧歌》的时候，作者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永不复返的暗无天日的岁月。那时，我们美丽富饶的宁夏川，虽然是一样的“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但是，却是“家家没吃穿”。因为“吃肥了马家众匪官，大小地主吃红眼，百姓怎能不饿干？”长诗《沙原牧歌》，就是通过一对农民青年男女——王夫和吕秀兰——爱情的悲欢离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的阶段矛盾。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了斗争，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推倒了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地主阶级。作品也真实地描绘了农民在激烈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党、找到了解放自己的道路的成长过程。

长诗的主人公王夫和秀兰是一对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秀兰和王夫的父亲都死于恶霸地主之手，王夫出世三天就死了母亲，王夫是在秀兰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他和秀兰是“一个母亲两个奶，喂奶一起搂住怀；一个桃子两人分，王夫秀兰一样亲”。共同的命运从小就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作者通过对他们共同的阶级感情的描写，表现了他们的纯洁真挚的爱情，用这样的生活逻辑向读者证实了爱情的阶级性。

王夫和秀兰有着共同的美好而倔强的性格。秀兰不但模样长得像花一样，更重要的，是从小的劳动生活把她锻炼得聪明伶俐，

文武双全。因此在她的家里“整天媒婆乱踏门”，然而，“天下人儿无计数，秀兰心爱一个人”，秀兰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她爱王夫心地善良，劳动好，秀兰把整个心都放在王夫身上，而王夫也是从小就“挖出‘天津’给妹妹，挖出小草自己拿”。长大了便是“糠干粮虽少哥的心，掏出来两人平半分”。作者在关于他们爱情的描写中，给这两个青年的形象赋予了一定的艺术生命，但是只有当他们把彼此间美好而深挚的爱情和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在反抗地主牛如山破坏他们爱情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找到了党并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才真正地放射着光彩！

是的，在黑咕隆咚的旧社会里，王夫和秀兰的善良的愿望，是不能够实现的。恶霸地主牛如山的魔爪，伸进了秀兰的家，牛如山使尽毒计，企图把王夫冻死在雪里。又拆了他家的屋子，把他断了腿的父亲王库扔在雪窝里活活冻死，还要抓他的壮丁。王夫跑了，牛如山就把秀兰捉到自己的家中，逼她屈从，威胁利诱都不成，就强迫她做婢女来百般折磨她。在这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暴，通过牛如山对王夫秀兰爱情的破坏的种种毒辣手段得到了集中表现。农民不仅经济上政治上遭受剥削压迫，连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也遭到地主阶级无情的摧残。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要想活下去，就得起来斗争！王夫和秀兰走的就是这条斗争的道路。

王夫和秀兰的爱情被牛如山破坏了，但他们并没有屈服。秀兰始终坚贞不屈；王夫呢？打了牛如山和保丁，奔向边区。这是王夫整个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对地主牛如山的斗争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夫和秀兰逐步地成长和坚强起来。

在他们接触了革命，受到党的教育以后，他们把争取个人幸福的斗争，和整个劳动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对牛如山的血海深仇和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胡宗南占了延安

城，土匪在宁夏也调兵”的时候，王夫就毫不犹豫地带头要求参军。

当时秀兰虽然没能随八路军撤至南山，但是她沉着镇静地巧施计谋，灌醉了牛如山和马家的匪官，夺了枪支，打死了马匪军，在路上还搭救了被俘的同志，后来自己被俘，受尽了酷刑，但始终是坚强不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柔弱的农村姑娘，而是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革命女英雄了！秀兰的性格，到这里发展到了高峰。最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八路军终于赶到了，救出了秀兰。经过了生死的斗争，她和王夫的爱情更加深厚了，并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夫还是当他的骑兵，秀兰背上了红十字药包做了八路军里的白衣战士。

王夫和秀兰的爱情故事，他们在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的发展成长，生动地说明了爱情必须具有共同的阶级基础；深刻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凶残和毒辣；更重要的，在于指出了农民阶级解放自己的道路——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把个人的自发复仇斗争和整个阶级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长诗在塑造王夫和秀兰这两个青年农民的形象中所揭示出来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作者在塑造秀兰和王夫这两个人物形象时，是通过对劳动、爱情和斗争等多方面的描写来表现他们的。作者把他们放在阶级斗争中去描写，因而使得他们的性格成长更加合乎生活真实。因此，一般地说，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比较丰满和有血有肉的。特别因为写的就是我们地区人民的生活，所采取的又是三边一带的民间说唱形式，因此，人物和故事都使我们倍加亲切。这首先当然是由于作者熟悉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次，在表现手法上作者也的确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

作者善于选择切近生活的和富于地方特征的形象来加以描写，善于用对比和起兴的方法来突出和引起所要描述的事件。这些都是我国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传统艺术特色，作者吸取了这

些优点并成功地运用在自己的诗中。如：“针尖刀尖锥子尖，/尖刻莫如牛如山；/干山石头要蒸酒，/荞麦皮榨出油点点。”

针、刀子、锥子、干山石头和荞麦皮都是切近生活的形象，而且后两者又都富有地方特征，作者就选取了这些形象来加以比喻：把针、刀、锥子等和牛如山的尖刻相似的形象联在一起，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地主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榨。

长诗的开头“楔子”，实际上是一种起兴，采用说唱的形式引出下面的故事，尾声是故事说完了以后的一个照应和交代，也是说唱的形式，这就使得作品不仅结构完整，饶有风趣，而且加强了它的故事性和真实性。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民歌（如《孔雀东南飞》）、说唱文学（如说书）和现代民歌常用的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形式。由于长诗很自然地运用了民歌中“信天游”的形式，语言是道地“宁夏式”的，或者说是道地“三边式”的人民的口头语，就赋予长诗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味，读起来亲切、和谐。

总之，《沙原牧歌》无论从思想上、从艺术表现上看，都不失为一首较好的长篇叙事诗，在我们宁夏的文艺园地里，这还是第一部较成功的长诗。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收获。我们可以高兴地说：这是从宁夏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诗。

最后，想谈一谈这首长篇叙事诗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第一，在主要人物塑造上，我们感到人物性格中某些东西还不够协调和统一。比如当王夫在秀兰家里打走了牛如山以后，牛如山设计谋害王夫，叫他雪地砍柴，这时作者描述王夫的心情是：“有心装着没听见，又怕丢了破饭碗，心里愁的直冒火，无奈吞声挪脚步。”这样软弱，和以前赶走牛如山以及后边用椽打倒了牛如山和保丁的那种刚强勇敢的精神是不相协调和统一的，而且也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力量。

第二，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中，党的教育和影响的作用体现得不够清楚。在和解放区仅有一山之隔的地方，平时不可能直接或

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但是,这一点在王夫进入边区之前,我们在诗中是看不到的,因此,王夫的奔向边区就显得没有思想基础,而是自发性的行动,这也就多少妨碍了把这个形象塑造得更高、更完整。至于秀兰,虽然写到了她和八路军的接触,但是时间非常短,也没有明确地写出她怎样受到革命的影响,但后来她却变得那样勇敢无畏,就显得突然,中间缺乏必要的发展过程,令人感到未免有些牵人就事。特别是“鼻涕眼泪的把儿劝”那一节中,把吕大娘写得过于软弱了,没有写出她的阶级反抗性,看了使人觉得很不舒服。一个“爱女如爱命”的寡妇母亲,当恶霸要夺取她女儿时,是绝不会反而劝女儿去自投火坑的,因而,在这一点上,也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

此外,作品在形式和语言上虽有一定独特的风格,但在情节和结构上独创性还是不够的;语言上个别地方也有粗糙和勉强凑韵的地方。如“想在脑中画心田”之类,甚至不合口语习惯。

我们提出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妨碍对长诗的基本肯定,只是力求对它做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提出这些意见,希望作者通过修改使它更臻完美而已。

(原载《宁夏文艺》1960年第7期)

沃土春风诗花美

我们的诗苑,在粉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景。这些诗,尽管题材多样,风格迥异,意境各别,但其中好的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火热的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是斗争的烈焰铸成的。

请看一首小诗。

人流,车流, / 汇成条滚滚的小河; / 歌声,笑声, /
激起欢乐的水波。 // 早晨,小河从大街流进工厂, / 多少
新闻在波浪上传着: / 报上又登了咱大干的消息, / 师傅
的嗓音上了广播…… // 傍晚,小河从工厂流向大街, / 多
少捷报在河面上飘着: / 任务,完成了,提前完成! / 指
标,超过了,再次超过! // 车流,人流——滚滚的小河, /
笑声,歌声——欢乐的水波。 / 小河载着理想的船哟, /
每天在厂里流着,流着……

(邓海南《厂里的“小河”》,《诗刊》1977年第5期)

作者是个青年工人,身在火热斗争第一线。通过日常的观察、体验、分析、综合,抓住工厂中每天上班、下班这样普通的情景,用短短十六行诗句勾勒出一幅色调明朗、气氛欢快的图画,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再现了工厂里大干社会主义的红火景象。在同一组诗的另一首《新竹》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工人对生产指标栏的感情的:“说黑板像块肥沃的黑土, / 把箭头比作一片春笋”。将“四人帮”干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比喻为沃土“被严寒封冻”,“箭头也像被

压的笋芽，／拼足力气也钻不出土层”。今天排除了“四人帮”干扰后，则像“沃土上洒下一场甘雨，／春笋充满活力竞相上升”。构思新颖，形象贴切，感情炽烈，对照鲜明。如果对“四人帮”没有强烈的憎恨，对工厂生活没有较深的感受，是写不出这样感人的诗句来的。

生活真是无际的沃土呵！——像这位年轻的工人作者深情地赞美生产指标栏一样，我们不禁这样由衷地来赞美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了。

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反映工厂生活的诗，写工具不外乎“十八磅大锤”，写车间离不开“马达轰鸣，机器飞转”，写工人的干劲总是“汗珠落地成八瓣”之类。看起来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千篇一律，形象不生动，语言很干瘪。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大概不出两种情况。

一是不深入生活。即便有时来到第一线，也是跑马看花，浮光掠影，不愿进到生活海洋的深处，见到几点浪花，便当作闪光的珍宝。看到别人写过“大锤”“马达”“汗珠”，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这样的路子写。诗贵创新，如果不扎实地深入生活，寄幻想于某种“捷径”，就像鹦鹉学话，纵然惟肖，也是“齿牙余慧虽偷拾，那识雷同转可羞”，怎么能写出感人的诗篇呢！

一是虽然身在生活中，也有一些感受，但却不善于从生活宝藏中深掘诗的原料，也就是说不善于认识生活和提炼生活。于是，许多有诗情画意的生活素材每每从眼底轻轻滑过，不以为意。

不是吗？《厂里的“小河”》和《新竹》两首诗，表现的是人人共见之景，抒发的也是工人同志共有的革命之情，但是，却不是生活在工厂中的每个同志、甚至不是每个爱好诗歌的同志都能写得出来的。作者，唯独作者，在他自己的生活感受中，对生活素材进行了提炼，把人流、车流、歌声、笑声这些常见的事物集中、提炼和典型化了，从鲜明的形象中，艺术地、具体地、巧妙地体现出揭批“四人

帮”、掀起工业建设热潮的主题,才使诗不仅有浮雕似的画面,而且
有较高的境界。所以,只有深深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中,才能诗花烂
漫春意浓。

(原载《宁夏文艺》1977年第6期)



学习札记:努力提高艺术感染力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这一段话,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文艺的本质、特点及其和读者、观众的关系,读来亲切感人。

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浩如烟海,复杂纷纭,光怪陆离,令人眩目。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透过现象探本求源,便发现所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们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宣传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的。因此,文艺也总是具有教育作用,总是有所为而作的。不过,由于阶级的不同,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也区分为革命的、进步的教育或者是反动的作用罢了。

但是,文艺的教育性却不像是做政治报告或讲哲学课那样直接和明显,它带着自身的特点,即通过艺术的手段,典型化的方法,使读者或观众为作品内容的悲欢离合、情节的波澜起伏而激动,和其中的人物一同歌哭、一起嬉笑怒骂,从而不知不觉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它的教育。当然,文艺作品和读者、观众的关系,虽然也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但是,教育者不是表情严肃的教员,而是激动人心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优美动听的歌曲,热情洋溢的诗篇,妙趣横生的相声……受教育者也不是惟恭惟谨的学生,而是艺术的爱好者。影院上映一部优秀影片,尽管人们明知观看它要付

出眼泪,还是要争先恐后地买票;一部好的小说刚摆上书店的货架,就立即引来购买者的队伍,购书者完全是自觉自愿地排队。因为群众喜爱艺术欣赏和美感享受,需要娱乐和休息,渴求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而这些要求,正是文艺能够给予满足的。“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等等,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由此可见,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辩证的统一,教育寓于娱乐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林彪、“四人帮”拼命抹杀文艺的特点,大肆批判文艺的娱乐作用,诬蔑娱乐性是“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麻痹人民的斗志,腐蚀人民的灵魂”,“搞和平演变”,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这样做,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一点,在周总理这篇讲话公开发表之后,就使人看得更清楚了。他们这一套谬论,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论及现实主义的时候,曾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话的意思是指现实主义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应当蕴含于艺术形式之中,显然也就是寓于欣赏和娱乐之中。林彪、“四人帮”完全违背艺术作品的这一规律。他们禁止艺术的欣赏和健康的娱乐,把人民的精神生活领域搞成沙漠。他们炮制的那些所谓作品,艺术形式粗劣不堪,公式化、概念化,但宣扬个人迷信、鼓吹“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反动思想倾向却十分明显,毫不隐蔽。其实,他们根本无意于给人民以文艺的娱乐,只不过是利用文艺来把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和狼子野心做一番化装表演罢了。他们反对党的双百方针,搞一花独放,年年组织“样板戏”汇演、汇映,每次都下令群众必须到剧院、影院去“受教育”,翻来覆去,无非是那么几出戏,你不想再看了吗?就扣你一顶“反对样板戏”的帽子,而“反对样板戏就是反革命”。请看,其对人民精神生活的专横压制,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粗暴践踏,到了何等肆无忌惮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之类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有意掩饰文艺